

中国社会史 教程

(修订本)

池子华 吴建华 / 主编

ZHONGGUO
SHEHUI
SHI
JIAOCHENGI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社会史教程

(修订本)

池子华 吴建华 主编

苏州大学研究生优秀教材资助项目

江苏省重点学科苏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资助项目

ZHONGGUO
SHEHUI
SHI
JIAOCHENGJI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史教程 / 池子华, 吴建华主编. —修订本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672-1850-5

I. ①中… II. ①池… ②吴… III. ①社会发展史—
中国—研究生—教材 IV. ①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3978 号

书 名	中国社会史教程(修订本)
主 编	池子华 吴建华
责任编辑	施 放 李寿春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85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850-5
定 价	40.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中国社会史教程》编委会

主任：晁福林 王卫平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平 王玉贵 朱从兵 朱小田 池子华

吴建华 余同元 周书灿 徐茂明 臧知非

主编：池子华 吴建华

序

中国古代的社，最初指社神（土地神）。祭礼社神的“社祭”和各种盟会，皆起源甚早。然“社会”一词，在南北朝时期才明确见于文献记载。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一书，是记载当时荆楚地区风土民情的重要著作，它首先提及“社会”之辞，并且具体指出：

秋分以牲祠社，其供帐盛于仲春之月。社之余胙，悉贡馈乡里，周于族。社余之会，其在兹乎？此其会也，擲教于社神，以占来岁丰俭，或折竹以卜。〔1〕

古代的社祭类似于后代人们对于土地神的祭祀。南北朝时期当秋分的时节要杀牲祭祀社神，这种祭祀很隆重，各种祭品要多于仲春之月的祭祀。此时社祭的祭肉，要全部分馈于各乡闾里，要遍赐各个宗族。赐祚肉时，乡里、宗族要举行集会，这也就是“社余之会”，即社祭之后乡里、宗族的聚会。这种聚会上要礼敬社神，占卜来年收成的丰俭。占卜的方式每有不同，有的地方也用“折竹”的方式进行占卜。《荆楚岁时记》在这里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情况。原来它当时只是特指社祭之后的乡里聚会。然而，这个记载可能并不是最早的，唐代裴孝源所撰《贞观公私画史》记载，晋代史道硕曾画有题为《田家社会图》的画作，从题目上看其内容应当是农家举行“社会”的场景的描摹。若此载可信，那么早在晋代应当就有“社会”之语了。在社祭之后进行乡里聚会，唐代仍有此俗，并且得到官方认可，《旧唐书·玄宗本纪》上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年）：

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间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从之。

当时礼部奏请在每年八月初的千秋节的时候休假三日，休假时村间举行社

〔1〕《太平御览》卷726《方术部七·竹卜》，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60年版1995年第5次印刷，第3219页，文字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异。

会,首先酬谢白帝之神,然后举行报祭田祖之祀,祭祀之后聚众饮酒宴会。唐玄宗批准了这项奏请。和晋代及南北朝时期相比,这时的“社会”一语,应当应用的范围更广,以至于要由中央做出一些具体规定。在“社会”时人们尽情欢聚,饮酒一醉方休,唐代诗人柳棠《答杨尚书》有“未向燕台逢厚礼,幸因社会接余欢”之句,状写“社会”时饮酒之事。〔1〕

宋代的“社会”有进一步发展。记载南宋时代临安(今杭州)城市风貌民俗的《都城纪胜》一书分十四门,专门有“社会”一节。内容如下:

文士则有西湖诗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旧多出名士。隐语则有南北屋斋、西斋,皆依江右谜法,习诗之流,萃而为斋。又有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奉佛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皆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以备本寺一岁之用。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西湖每岁四月放生会,其余诸寺经会各有方所日分。每岁行都神祠诞辰迎献,则有酒行。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声社、遏云社、奇巧饮食社、花果社、七宝考古社,皆中外奇珍异货。马社豪贵绯绿。清乐社,此社风流最胜。〔2〕

这个记载反映了当时都市中“社会”盛行的情况。当时有各式各样的“社”与“会”。此类民间组织皆市民群众依据个人爱好自愿聚集,这是民间社团组织,已超出了社祭之后临时聚会的范围,所以它更具有广泛性、灵活性。这种习俗至明清时代依然延续。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一词,其核心特征是其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性质,上至风流雅士,下至市井小民皆可参加。所以说古代的“社会”已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说除了达官显贵以外,各个阶层的群众都乐于参加“社会”活动。

中国古代的“社会”一词,据考证早曾传入日本。后来,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的“社会”这一概念时,采用了它。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亦以之理解西方的这个概念,“社会”之词,遂渐流行。1901年梁启超作《灭国新法论》曾谓“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

〔1〕《全唐诗》卷516。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翌年他写《论公德》一文又以“人群”来注明“社会”之意。可以说,“社会”一词是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时期,最为流行的辞语之一。我们今天理解“社会”这个概念,是把它作为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来理解的,虽然已不局限于古代的认识范围,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广泛的群体性质,却依然保存在当代“社会”词语的意义之中。

社会史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展颇为迅速。学术界对于社会史学科理论和社会史研究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不懈地探索。池子华、吴建华等先生多年潜心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绩斐然。现今,他们组织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将研究心得系统地整理出来,并且吸收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写成《中国社会史教程》一书。这本书不只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教材,而且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全书体例完备,将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颇便学习和观览,从中亦可体会到池子华、吴建华两先生的匠心所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现在虽然进展很快,但从长时段来看,却仍属方兴未艾。这本书只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相信池子华、吴建华两位先生以及他们率领的学术团队,一定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9年2月19日谨序于苏州大学
独墅湖校区1005楼教授工作室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史学研究中较为红火的领域,甚至被称为“历史研究的皇后”。这是一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术领域。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同仁意识到在史学人才培养中,社会史知识的涵养不可或缺。于是,社会史教学在高校中逐渐开展起来,不少高校招收了社会史方向的研究生。不过,社会史教材建设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教学活动的开展,影响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国社会史教程》。

本教材为“苏州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项目。考虑到研究生教学的特点,即引导研究生由学习型向研究型转变,我们在教材的谋篇布局上做了迥异于一般教材的重大调整,将《中国社会史教程》析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社会史理论”,下编为“社会史专题”。这样既有知识层面的介绍,又有一定的研究力度,使教材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这样的尝试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只能在教学实践中检验了。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池子华教授撰写,第四章由池子华教授、姚惟尔博士、范莉莉博士合撰,第五章由周书灿教授撰写,第六章由藏知非教授撰写,第七章由吴建华教授撰写,第八章由余同元教授撰写,第九章由徐茂明教授撰写,第十章由朱小田教授撰写,第十一章由朱从兵教授撰写,第十二章由朱琳博士撰写,第十三章由池子华教授撰写,第十四章由王卫平教授、黄鸿山博士、曾桂林博士合撰。全书由池子华、吴建华定稿。

本书虽为研究生教材,但对本科生、高校教师、社会史研究者以及有兴趣的学习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不断改进。

本书2009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初版,此次再版,对书稿做了进一步修订。本书修订再版,得到了苏州大学研究生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以及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池子华 吴建华

2016年3月

目 录

Contents

上编 社会史理论

- 第一章 社会史的学科体系/ 3
 - 第一节 社会史的内涵/ 3
 - 第二节 社会史的学科体系/ 6
- 第二章 社会史的“邻里”关系/ 16
 - 第一节 社会史与社会学/ 16
 - 第二节 社会史与政治史/ 18
 - 第三节 社会史与军事史/ 21
 - 第四节 社会史与经济史/ 25
 - 第五节 社会史与文化学及其他/ 28
- 第三章 社会史的资料及研究意义、方法/ 33
 - 第一节 社会史的基本资料/ 33
 - 第二节 影响深远的“资料革命”/ 39
 - 第三节 研究社会史的意义/ 43
 - 第四节 社会史研究的方法/ 47
- 第四章 社会史理论研究现状及其未来走向/ 52
 - 第一节 社会史的定义与学科定位/ 52
 - 第二节 社会史的“它山之石”/ 56
 - 第三节 多学科对话下的多元化研究趋势/ 60
 - 第四节 微观与宏观：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和争鸣/ 64
 - 第五节 关于社会史史料/ 70
 - 第六节 社会史研究的展望/ 75

下编 社会史专题

- 第五章 中国早期社会组织与婚姻家庭/ 81
 - 第一节 社会组织的产生与演进/ 81
 - 第二节 史前时期婚姻形态的演变/ 85
 - 第三节 早期姓氏制度、家庭、宗族与宗法/ 88
 - 第四节 早期继嗣和亲属制度/ 96
 - 第五节 商、周族墓所反映殷商、西周家庭与家族形态/ 100
- 第六章 秦汉基层社会控制/ 102
 - 第一节 户籍统计制度/ 103
 - 第二节 秦汉乡里组织/ 114
- 第七章 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 129
 - 第一节 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129
 - 第二节 进士的社会功能/ 138
- 第八章 明清社会转型概论/ 151
 - 第一节 明清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 151
 - 第二节 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开始的时间及标志/ 155
 - 第三节 明清社会近代转型的过程与表现/ 159
 - 第四节 明清社会近代转型的主要障碍/ 166
- 第九章 明清士绅的文化权力/ 171
 - 第一节 传统时代士绅文化权力之形成/ 171
 - 第二节 文化权力运作之网络/ 175
 - 第三节 近代社会变迁与文化权力基础之瓦解/ 184
- 第十章 庙会与社会生活/ 188
 - 第一节 庙会及其流变/ 188
 - 第二节 庙会与民间信仰/ 189
 - 第三节 庙会与市场行为/ 196
 - 第四节 庙会与民众休闲/ 205
- 第十一章 铁路与近代社会生活/ 214
 - 第一节 铁路与近代物质生活/ 215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精神生活/ 229
 - 第三节 铁路与近代人际关系/ 235

- 第十二章 社会文化生活的断裂与承续
——近代以来的知识群体与昆曲/ 244
- 第一节 传承脱链：昆曲与近代知识群体的剥离/ 245
- 第二节 掘墓心声：近代知识群体对昆曲的批判/ 250
- 第三节 星火阑珊：昆曲在知识群体中的苟延传承/ 253
- 第十三章 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258
- 第一节 流民与流民问题/ 258
- 第二节 施控“三部曲”/ 264
- 第三节 “防患于未然”——控制流民的生成/ 265
- 第四节 “亡羊补牢”——控制流民的流动/ 269
- 第五节 “既流之后”——控制流民的影响/ 276
- 第六节 难治之“症”/ 282
- 第十四章 慈善事业：社会稳定机制的一个侧面/ 286
- 第一节 慈源善本的传统/ 286
- 第二节 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转换/ 297



上编 社会史理论

第一章 社会史的学科体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史成为史学研究中较为红火的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之庞大,研究成果之丰硕,是有口皆碑的,借用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哈罗德·珀金的形象比喻,可谓“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1〕。那么“灰姑娘”是如何登上“历史研究中的皇后”的宝座的?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要解开这个“谜”,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所涉及的内容有哪些,社会史学科体系有哪些构件。也只有明了上述诸问题,社会史的学习与研究才能有的放矢,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去认识、理解中国社会,沟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流。

第一节 社会史的内涵

要建构社会史的学科体系,首先要清楚社会史的内涵。

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并不算长,如果从 1929 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算起,迄今不到一个世纪。至于与社会史相关内容的研究,当然要早得多。

那么,什么是“社会史”?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史比政治史、经济史或军事史更难下定义。因为后者是用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活动的历史,而社会史实际上却包括了万事万物”〔2〕。也正因为如此,学界对“社会史”的解释众说纷纭,它“可以是:社会关系的历史;社会结构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私生活的历史;社会和谐与社会冲突的历史;社会阶级的历史;‘被视为既互相分离又互相依赖的单位’的社会集团的历史;等等。这些定义在语义上远非同义

〔1〕 [英]哈罗德·珀金:《社会史》,戴弗里茨·斯特恩编:《历史学万花筒》,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4 页。

〔2〕 [英]J. 布雷维里:《何谓社会史》,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5 页。

词,各自都带着自身的优缺点,并与某种特定的方法相联系”〔1〕。在西方,社会史这一概念一直难以界定,1985年英国《今日历史》杂志曾专门组织文章加以讨论,讨论的结果,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因此,社会史一开始是以“灰姑娘”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社会史概念,在西方,过去大多在三种意义上重叠使用〔2〕:

第一,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这个术语甚至可以再专门化些,它基本上是关于工人和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的历史。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社会史和社会反抗或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联系十分紧密,一大批社会历史学家被吸引到这个主题上,是因为他们是激进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对于与他们有很大情感关系的主题感兴趣。”

第二,比较普遍的,常常把“社会”与“经济史”结合使用,即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必须承认,“这种结合中经济所占篇幅大大超过一半”。

第三,就是G. M. 屈维廉在他的《英国社会史》一书中提出的社会史是“除去政治的人民史”。这个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两重意义:一是政治史以外的历史就是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二是“人民史”是社会史的核心。

在中国,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山西大学乔志强教授都曾给社会史作过界定。

冯尔康先生认为,用一句话来表达: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多说几句则是:社会史是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个专门史,以其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促进历史学全面地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3〕。冯尔康的定义包含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任务、功能及社会史与历史学其他专史、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内容。

乔志强先生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历史,但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

〔1〕 [美]查尔斯·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

〔2〕 [英]E. J. 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3〕 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它由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个部分组成〔1〕。

此外,由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认为:“社会史是研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即社会构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的历史。”〔2〕

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提出,所谓的社会史,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3〕。

上述可见,人们对社会史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谈谈笔者对“社会史”的理解。

“社会史”,毫无疑问,是历史学的分支,我们可称之为“社会历史学”,它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门专史,它既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是通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外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明确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总是把“社会史”踢出社会学的门户之外。笔者则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社会史是社会学的一门边缘学科,我们可称之为“历史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结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阶级、民族、社区,和社会过程——社会互动、社会变迁,往往需要站在现实和历史的交汇点上,去再现过去,这就是社会史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三个方面,社、会的用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从语言学的意义上,我们也许能够引申出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方面。“社”是周秦时代的“土地神”。《神契》曰:“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谷”;《白虎通》说:“人非土不立,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故封土为社而祭之,示有土尊”。“社”即由此而来。“二十五家为社”应该是村落形成的原始意义。有了“社”神,祭祀“社”神的活动也逐渐形成一种风习,这种风习世代相沿,成为中国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相传阴历二月二日为土地神生辰,这一天也就成为中国农民一岁中的重大节日之一。我们可以撷拾几段文字,以见其情形:

〔1〕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 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1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3〕 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29页。另,《中国百科大辞典》给“社会史学”所下定义为:“狭义指研究政治、经济、军事之外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历史。研究对象是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社会行为的历史和阶级、阶层、集团的发展及其运动斗争和协调等。主要包括家庭史、老年史、青年史、儿童史、妇女史、劳动史、种族史、闲暇史、城市史、犯罪史等分支学科。广义指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研究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广泛的和综合的,包括物质条件、人口结构、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阶级、集团、阶层的变迁,社会化过程,行为方式,以及意识形成过程等。任务是把所有这些专门史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以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主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利用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特别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27页)

——“习俗相传，二月二日，为土地神之生辰，阜宁农人，以为土地是管理禾苗之人，我辈希望禾苗之盛旺，应该致敬，祈伊暗中默使免受风雹螟蝗之灾。阜宁人对于土地之供奉，颇为郑重，大村庄，均筹集公款，起造土地祠宇，小村庄无钱力起造祠宇者，则用粗瓦缸一只，将缸之近口处，敲成长方洞门，覆之于地，将土地牌位，供之于内，权当土地之祠宇，而其所敲之缺处，则祠门也。谚云：土地老爷本姓张，有钱住瓦屋，没钱顶破缸，即此之谓也。”〔1〕

——“二月初二日，土地神诞辰，纸札铺剪纸为袍而粉绘之。人家卖以作供，大街小巷，供当方土地，张多灯于神前，人窃其灯以送妇人不育者，苟怀孕，则来年诞辰，以一奉十，而还灯于神前，悬署福祠旁，搭草台，演土地戏，是日家家接女，留之过宿，二月空房不忌矣。”〔2〕

——“二月二日为土地会，鼓乐喧天以迎土地，家家必礼之，宴会一堂，宴罢继之以博，尽欢而散，会费公派。”〔3〕

由此可见祭祀土地盛况之一斑。在汉族聚居的地方，几乎找不到没有土地庙的村落。祭祀土地，是一项集体性活动，这就是“会”的本来意义，即“集会”。总之，“社会”一词包含了神灵崇拜、民间信仰、风土意识、风土民情，以及在这种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把“社会”引申为“社会生活”的代名词，社会生活理所当然地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以下几句话：所谓社会史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它既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学的边缘学科；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是它研究的主要对象。当然，笔者这里所讲仍不全面，因此有必要尝试构建较为完整的社会史学科体系。

第二节 社会史的学科体系

德国学者科尔曾经说：“社会史学是一门新的学科，但确切地说，它是一门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4〕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作为“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的社会史也不例外。通过对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就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还没有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独立完整的学科

〔1〕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第3卷，《阜宁二月二日之三件事》。

〔2〕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第3卷，《仪征岁时记》。

〔3〕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第6卷，《武昌之岁时》。

〔4〕 转引自石谭：《社会史学研究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96页。